

想起当年报志愿

马斗全

每到高考季,考生们开始填报志愿,我总是不由得想起,当年我上大学时的志愿,是被人改了的。不过被改后,非但没给我造成伤害,而且让我至今心怀感激。

作为“老三届”,早已绝了上大学之想,在农村和工地呆了十多年的我,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参加高考之日。我们那次高考,即1978届高考,考分公开。自己没上过高中,考试中许多分只好眼睁睁地失去,没想到竟还得分较高,属划定的最高分数段,应是得到老天的特别眷顾。虽说分数较高,但对于能否被录取,仍心存疑虑。因为有人说家庭成分、政治面貌等还起一定作用。我家不是贫下中农,我也不是党员。更重要的是,像我这样岁数的考生,估计各大学一般都不怎么愿意录取。所以就镇上报志愿,而委托在镇上中学教学的大哥代为一填。大哥主张我报附设于运城师范学校的师专班,说被录取的可能性会大些。而我心有不甘,坚持要大哥为我报山西师范学院。大哥就替我填报了山西师范

学院中文系。

上届高考录取人数和本届高考达录取线人数,我们县均居全省第一,我们公社又皆居全县第一,所以这次有关方面对志愿填报更是十分重视。那时还是纸质表格。大家开头填报的都是草表,请相关人员审查、平衡,建议考生调整后,这才统一抄至正式表格。孙吉中学的高毓祥老师,审查时觉得我的志愿报低了,因与大哥是同事,便自作主张替我改为山西大学。他系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,知道该校文科历史系最好,就给我报了历史系。大哥听说被改后,总觉得不放心,但高老师说肯定不会有问题,因为是从高分到低分录取,即使山西大学没录取,师范学院肯定能上的。当时还有一件事,我的语文得分不对头,同孙吉中学最好的语文教师张复芳老师仔细核对标准答案后,张老师说至少差了20分,可能是汇总时失误,所以提出复查。上面反馈回来的意见是:已经是高分了,不复查。意思是肯定会被录取,也增加

了大哥的信心,就依了高老师。那时村里没有电话,待我知道时,已成定局,也不知是好是坏,就等通知书吧。

谁知本科通知书来过后,没有我的。专科通知书也来过后,还是没有我的。大哥和高老师都着实吓了一跳,不知问题出在哪里,很是着急,又没有办法。直到中专通知书都已寄过了,也就是说,录取工作已结束了,我仍然没有收到通知书。大哥总不死心,那天路过邮政所时,试探着问近期还会有通知书来吗,人家说不会有了。其中一人说,好像剩下一封没人要。大哥赶快进去查看,正是我的,我被录取到山西大学历史系。原来那信封上收件人地址只写着“山西省临猗县孙吉公社”,漏写了我们村名。在我们那里,“公社”即指公社机关,可能邮递员投至公社大院后,“查无此人”。我们公社是个大公社,我默默地生活在我们那小村里,从没人知道我的,于是通知书就被一直放在了邮政所里。拿到通知书时,已近报到日期,连相关手续也是大哥在镇上代办的,我在家收拾好东西,即赶往山西大学报到。

那时的山西大学历史系,教师阵容真是可观,有田世英、罗元贞、郭吾真、郝树侯、乔志强、江地、刘子威、陈超、程人乾、李裕民、师道刚、任茂棠、崔凡芝等先生,一个个皆为名家高手。系主任是大名鼎鼎的陶宗临先生,可惜在我们入学时去世,没能见上。就读于山西大学历史系,确为我今生之幸。这一切,自然应首先感谢热心的高毓祥老师。

高毓祥老师退休回老家居住已经好多年了,不知还健在否。若还健在,但愿我的这篇感谢之文,他能看到。



馨香 邢占平 摄

心里有光
脚下敞亮

米丽宏

阳光,漫天洒下来。人到中年的我,来路和去路都能想象个差不多;按理说,梦想不再,激情泯灭,没啥想头儿了。但,面对生活,心里总一鼓一鼓地要说说啥,就像种子非要努个芽儿。

既已中年,就要做个优秀的中年人。“凸肚脯,大手串,保温杯里泡枸杞”,不,不,绝不。我会多走路,多动,不让肚脯凸起来。每一个日子,都把自己收拾得清爽宜人,以配得上身边所有美好的自然、文字和朋友。

安静一点,舒缓一点,宽容,轻盈,向善,多读书。要做油腻中年的一股清流。心情不好了,唱唱歌,听听戏,跟好友煲煲电话粥。要时常拿沈从文教导师黄永玉的话:“摔倒了要赶快爬起来,不要欣赏你砸的那个坑;充满了爱去对待一切。”

喜欢一个人,一件事,或者一种事物,就喜欢下去。比如,喜欢迟子建、毕飞宇,那就尽可能读到他们更多的书;比如,喜欢写点啥,尤其是在银亮的屏幕上,种豆子一样种字。那种吐丝一样的感觉,倾诉般的情怀,总是上瘾。那就上瘾一回两回七八回。

一日三餐,饱含着对家人的爱,要用心。每月学做一个新菜,每周一个菜谱,每餐尽量包容黄红绿白黑五色食材。当然,做菜,煲汤,蒸馒头,要从容,不抢火候。万物从容,菜品也各有自己喜爱的温度。汤在锅里小沸,可以跟唱一段子魁智的“大雪飘”,手执勺子打板眼,“荒村沽酒慰愁烦”。

依然坚持早起早睡好习惯。南窗外,黎明的庭院一点点褪去黑暗,慢慢明晰,像一篇文章的思路脉络慢慢呈现,像一个故事的轮廓暗暗成形,那种感觉多么迷人呀!那蛋青色晨光里做事的清醒和凉意,真叫人惬意。

人说,活到老,学到老,学到八十不算老。要时时提醒自己去个性里的软弱、冷漠和羞赧,见到喜欢的人,要亲热地说话,伸出手去握一握,走上前去抱一抱;见到不喜欢的人,也要端一个微笑在脸上。

时间的指针不断指向新的刻度,前进的脚步将踏响新的鼓点。我心里有光,脚下敞亮,跟你一块儿大步向前。

展翅
燕萍 摄下段故事的开头
这段故事的结尾

景祺

五年前的某个下午,cc和我说,大家现在在一个教室里,上同一堂课,一年以后就在不同的城市,仔细想想挺神奇的。当时我听了并没有多深的感触,正如现在行将分别,这段话才又慢慢被晕染,从记忆最深处漫出。

神奇的到底是时间,还是人,我猜不出来。我唯一想通的是,他们给每一天所有平凡的细节赋予了非凡的意义,这种意义和离愁互为因果。在我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,能够让我念念不忘的,似乎永远只有曾经的人以及和他们经历的点点滴滴。所以,此时让我伤心和难过的,无非是习以为常的那条路,宿舍楼下那家炒饭摊,去年那些师兄、师姐毕业时的背影,以及日后推开门,都不再有舍友的那些寝室。

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奇怪的人,回忆里似乎总能发现那么几个阴晴不定的瞬间。我感觉得到,有时自己的情绪仿佛带了刺。因此特别感谢同学的包容和理解,让我能保有许多抽象但

真实的样子。人似乎总在分别的时候才会意识到,曾经的理所应当其实是未来的求之不得,也似乎只有在那时才会后悔,才会遗憾。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曾经也是如此,是在和同学的朝夕相处中学会了珍惜相聚的每分每秒。我也相信,即便在以后大家不能更加频繁地见面,这份情谊依然长存。

初中第一堂课,班主任任老师讲了很久,关于惜缘。随着年龄增长,这堂课的分量在我心中不断增加。也因此每一个现在,我都比每一个曾经更加珍惜和身边人的缘分。

希望在下一段故事里,能少一点不切实际的自我感动,少一点瞻前顾后的固步自封,少一点莫名其妙的一点自怨自艾。

希望在下一段故事里,各位同学都能够给这场伟大的戏剧不断地写上属于自己的诗句。我们不一定时刻怀揣理想,但一定不要忘记理想。

连载

再一次,则是1927年北伐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,早先为革命尽了力的一些文化人,顺应时势,跑到南京做官去了。也有些人,没有为革命出过什么力,名头大,政府为了装点门面,将之招募过去,委以重任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该是王世杰,留学回来在北京大学当法学教授,还跟胡适等人一起办《现代评论》,是个真正的文化人。南京政府成立后,立马南下,当了国民政府法制局长,后来还当过武汉大学教授、教育总长。

经过这么两次南移,待到进入上世纪30年代初期,九一八事变后,华北五省进入危急时期,日本人想控制,地方势力不愿意屈从日本人,又不完全听中央的,北平城一下子冷落起来。大学一时走不了,只有坚守着,还有一些文化机构

也走不了,比如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,就一直待在北平。当然也有回流的,比如1929年叶公超回到清华教书,1930年胡适回到北京大学当了文学院院长。大体来说,还是走了的多。这样,北平就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城。闲散的日常生活中,总得有消遣,总得有精神的松弛,于是便形成了多个文化沙龙式的处所。清华园里叶公超的住所算一个,马神庙朱光潜的住所算一个,最有名的,还要数梁思成、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的住处。这儿离沙滩的北大校园不远,后院又住着金岳霖(另有偏门通街上),说是看老金,顺便也就来了前院。主人又漂亮又好客,家里有厨子,喝茶用餐都很方便,时日一长,“太太客厅”的说法就传出去了。



25

韩石山 著

■ 华文出版社

《碧海蓝天林徽因》节选

这是概述,下面细说。

“太太客厅”是一种谑称,开玩笑的说法,多少有讽刺的意思,后来为这个说法,还出了事儿。我们这样说,只是觉得好玩,没有别的意思。所谓的“太太客厅”,就是梁思成林

徽因住家的北京北总布胡同三号。这时北京已叫成北平了,为了说起来方便,我们还是说北京。

形成一个文化沙龙,尤其是“太太客厅”这样高品质的文化沙龙,是要有它的条件的,不是说,谁想组织一个沙龙就能组织得起来,得有人去才行。梁家几乎具备了组织一个文化沙龙的一切条件。还得说清楚,这可不是个什么社会组织,要向民政部门申请备案,要履行加入手续,只是一种松散的、自然的聚合。

梁家是什么时候入住北总布胡同三号的呢?

林徽因是1929年冬天回到北京养病的,这时梁思成还在东北大学教书,要到第二年春天(4月)才辞职回到北京,接受了营建学社的聘任。也就是说,这时一家三口(梁林

加上女儿梁再冰,儿子梁从诫还没有出生),都到了北京。有人说,这年秋天他们就住进了北总布胡同三号,不会这么早,这一段时间,他们住在梁思成大姐梁思顺的家里。直到第二年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,约摸10月下旬,才租下这个院子住了进来。考虑到讲学的人家,租下房子总要粉刷、糊顶棚什么的,入住的时间,还可以再靠后些,那就到了11月初。我的证据是,1931年11月10日,也就是徐志摩临死前离开北京,最后一次去看望林徽因的时候,正好他的表弟吴其昌也去看望林徽因,林指着她的窗户说:“吴先生,你们怎么啦?抵制日货?给你一篇文章,吓得我窗帘都不敢买了;你瞧,我们的窗还裸体站着!”

随笔